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研究系列

智库报告 · 10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产业转移： 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

**Industry Shift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Industry**

● 钟飞腾◎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带一路”研究系列

智库报告 · 10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产业转移： 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

Industry Shift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Industry

● 钟飞腾◎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
钟飞腾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
ISBN 978 - 7 - 5097 - 8603 - 1

I. ①一… II. ①钟… III. 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作－
产业转移－研究－中国 IV. ①F1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283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10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

著者 / 钟飞腾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丽影 王晓卿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75 字 数：5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603 - 1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其发展程度比较低，中国可为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的发展经验，并转移一部分优质产能。鉴于中国和东亚先进经济体的某种类似性，东亚经济体以往向外转移产业时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第一，人均收入差距在20年左右；第二，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增长的轨道；第三，制造业的发展初具规模。此外，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省级行政区规模巨大、发展程度差异也大，在省级规模上也可向外转移一部分产业。本报告建议中国重视孟加拉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经济体在中国产业转移中的地位，同时建议把食品与饮料、纺织业、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所用材料向外进行转移。此外，中国必须要注意产业跨国转移引发的政治、经济挑战，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风险管控机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一 作为全球发展解决方案的“一带一路” / 001

1. 对“一带一路”的若干担忧 / 001
2. 从共同发展角度理解“一带一路” / 003

二 “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 007

1. 世界与中国的“新常态” / 007
2. 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 / 009

三 中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 / 014

1. 产业转移的三种国际理论设想 / 016
2. 林毅夫的“两轨六步法”框架 / 017
3.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增速换挡 / 019
4. 中国对外投资将进入制造业时代 / 023

四 中国在“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目标国和产业 / 030

1. 发展差距在20年左右的沿线国家 / 030

2. 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差距 / 033

3.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筛选 / 036

五 中国省级经济体的国际性产业转移 / 039

1. 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规模的全球排名 / 039

2. 省级行政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国 / 042

3. 东部沿海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 / 046

六 中国产业的创造性转移 / 049



一 作为全球发展解决方案的“一带一路”

1. 对“一带一路”的若干担忧

自2013年底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的反应总体来看是积极的，特别是不少国家从双边层面解读这一倡议时已经认识到中国在资金、市场、技术供给以及决策方面拥有强大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提出这一新的合作倡议，可能会对地区局势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冲击。

从实地调研部分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存在着以下比较典型的看法。

第一，相当多的机构和研究人员认为“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与欧洲搞好关系。多数人认为“一带一路”是美国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国际版的“大跃进”。有的人认为，“一带一路”的确与“马歇尔计划”有所不同，比如资金规模、内容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但都是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既然是战略肯定有着不可分享的利益，甚至某种浮夸的成分，甚至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国与欧洲的合作，中国规划“一带一路”的重点不是在周边地区。比如，有人担忧，“一带一路”从语言上理解是一个带子，终端通向欧洲，而不是像中国官方宣传的那样，给沿途各个国家带来收益。

从根源上看，大家对“一带一路”的目标解读往往从本国当下的发展需求出发，因此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某种程度上，翻译和语言问题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把



“一带一路”文件的英文版发给泰国政府，泰国政府也请本国研究机构对文件进行了解读，但当我们与泰国智库沟通时，对方对“一带一路”仍存在大量的疑问。看来，仅靠官方用不同语言翻译同一个文本，解决不了邻国对“一带一路”的不解、误解，甚至恶意解读。

第二，“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并不完全契合东道国发展战略中的优先部署。沿线国家的国情差异非常大，大部分国家发展程度比我国低，少部分国家发展程度较高。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合作计划可以满足如此多样的需求，“一带一路”文件也并没有具体列出哪个国家会得到哪些利益。例如，泰国智库人士就明确提出，中国说了太多要给予的话，但是实质性落实的较少，而且还难以让泰国国内各个阶层看到这个倡议对它们的好处。而印度尼西亚专家表示，印度尼西亚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出口，但“一带一路”在印度尼西亚的侧重点是基础设施，尽管长期而言这个倡议会有用，但短期内很难解决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出口战略问题。他们甚至提出，高铁在印度尼西亚的争议很大，因为普通铁路也能满足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水平，国家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去建设高铁，也就是说，中国提倡的规划并不完全契合东道国的优先发展领域。

东南亚多数国家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容易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例如，2015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石油天然气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普遍贬值。而8月份以来人民币贬值2%给它们很大的压力，因为多数国家在很多产品上和中国同时竞争出口市场。某种程度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到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单纯出于巩固国内利益需求的宏观政策有可能与“一带一路”要达成的稳定周边背道而驰。比如，一些企业盲目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导致与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形成恶性竞争，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规划的项目怎么来计算收益和成本问题。中国在宣传“一带一路”项目时，决定依市场原则进行，但这如果纯粹是个商业项目，那么长期的成本由谁来负担？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任何项目的开展都必须在经济上是理性的，而中国目前大规模推进的基础设

施建设，需要长期的、大量的资本投入，看上去很难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事。中国口头上宣讲的共赢难以体现在经济成本和收益上，难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特别是，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东南亚国家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思维特性都有很强的西方印记。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考虑到社会内部不同派别的利益以及媒体的公开监督，多数时候以看得清、摸得着的短期利益为中心。

第四，中国是否将动用军事力量保障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利益。印度尼西亚科学院有学者担心，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是否会动用武力来应对安全威胁，是否会跟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沿线部署军力。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访谈中再次被提及，两国学者的答案基本上也是不希望出现中国军队常驻东南亚。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只是单纯模仿美国在全球驻军来解决我方对外投资以及境外人员的安全问题，我国很可能失去沿线国家的支持。

2. 从共同发展角度理解“一带一路”

解答沿线国的这类疑惑，增强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需要从全球发展视角去审视“一带一路”的内涵。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非常熟悉美国的发展模式，将美国模式及其缔造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性。

中国和美国在两个基本项上存在差异，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可推导出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第一，美国不仅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而且也是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第二，从19世纪后期崛起为霸主开始，美国本土很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但中国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与美国不太一样。第一，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GDP全球排名在80位左右；第二，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由此造成中国将重心放在发展而不是争夺权力上，并且中国在审视世界大势时，分外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



美国最为看重的是自身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军事优势地位。美国并不太愿意与实力地位比它低得多的国家分享其发展成果，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以及经济自由化的制度设计中存在很多限制性条款，比如知识产权、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国的能源出口计划等。尽管二战后美国缔造的一套国际制度带动世界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但是由于美国总是担心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在发展成绩上超过它，总是对别的国家留有几手，所以没能够解决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如果不是中国大规模减贫获得成功，那么联合国在 2000 年确立的千年发展计划很难实现。这意味着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不完美，还需要别的国家来共同建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看到了美国这一套制度的优劣。中国既不像美国那样有充当世界警察的意图，当然也不会如美国那样在对外经济关系构建上处处防范比中国差的国家。鉴于中国过去 30 多年融入国际社会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并没有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相反还比较支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同样，中国在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时期，就已经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换句话说，在中国实力地位比较强大的时候，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更不是拉大与沿线国家的差距，而是通过共同发展来培育和扩展市场。因此，正如“一带一路”文件中强调的，这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事业。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来说，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生活在美利坚所缔造的局部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远非完美。与当年英国作为霸主时的世界相比，有一个方面美国做得并不比英国更好。工业革命 200 年来，跨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20%。换句话说，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如今越演越烈，这似乎是西亚北非地区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如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贫富分化再度占据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这当然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当前的全球治理，没有很好地反映全球 80% 人口的发展需求。一个

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才能够让多数人能过上美好生活呢？西方社会似乎还不具有足够的治理能力解决这个难题，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执政根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发展好了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不是美国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应当为世界提供一个足够多样性的发展方案。

把中国和美国以及与美国缔造的世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塑造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与当年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不同，中国一国还无力单独提供那么多的资金，人均收入水平与现在的美国相比差距也非常大，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并无能力完全复制美国当年的战略。

进一步而言，中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制美国的战略。当年的美国是单方面给盟友提供国内市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美国主导的机构在融资方面有复杂的标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要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比如扩大进口，而且要通过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新市场。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在提供融资时要求苛刻的民主、人权等标准，而是尊重本地发展的需求。

重视内外环境的互动性，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宝贵经验。美国在这方面相对不足，作为霸主，美国的眼睛看着外面，而中国是在不断地同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战略里面比较基本的东西，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给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3 月在亚洲博鳌论坛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未来 5 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①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带一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战略手段。这里有美国经验的影子，如美国

^①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 年 3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权势的基本来源之一是它的国内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也基本可以算作美国权力的支柱，但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办法做到5亿人次的出境游。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基本转变。从国内来看，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调整，中国的资本和人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要适应国际规则，以此带动市场化。第二，从失衡到再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步，国内不同省份和阶层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中国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上尽可能平衡，实现相对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影响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从一个被国际社会指责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让别人免费搭车的对象国，我们在这方面的姿态越来越主动。第二，中国从价格、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制定者。

从学理来看，中国推动建设的“一带一路”将革新世界对发展问题的既有认识，至少会把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带入发展经济学领域，从而将发展经济学从一门经济学内的支流学问转变为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20世纪50年代，当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时，诞生这门学科的大本营——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在软性基础设施方面，而忽视了发展中经济体几百年来缺乏的硬性基础设施问题。以中国的经验来看，“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这一体制很可能是不同于美国在二战后缔造的自由国际主义。

二 “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1. 世界与中国的“新常态”

21世纪初至金融危机前的七八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态”。以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衡量，1980～198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为3.2%，1990～199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为3.1%，而2000～2009年则达到3.9%，如果不考虑2009年世界经济的负增长，那么21世纪初至金融危机前的几年年均增速高达4.3%，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高增长阶段。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这几年仅次于1950～1973年的“空前繁荣的黄金年代”，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9%。^①2010～2014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回落至4%，这一增速等同于1997～2006年的十年平均水平，但又显著高于1980～2000年的20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5～2020年的年均增速也将达到3.8%。因此，放宽历史的视界，应该说世界经济增长失去了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态势。

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时，国内和国际都处于经济新常态。李扬等认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大稳定”旧常态基本结束，迈入以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金融资产去杠杆化、保护主义加剧、主要国家政策周期不同步和全球治理处于真空状态为特征

^①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的新常态。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呈现低增长、高失业和低回报投资等症状。^①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行进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转变。按照 IMF 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8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首度跌破 50%。在 PPP 意义上，发达经济体的占比从 2003 年起以年均 1 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预计 2020 年将跌破 40%。以市场汇率计算，2014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总量还维持在 61%，但自 2004 年以来的十年来缩减了 18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0 年将进一步收缩至 56.7%。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分化，后者经济增速是前者的 3~4 倍。自 21 世纪初起，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2001~2014 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 1.6%，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速高达 6.0%。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是造成发达经济体占比下滑的长期原因，却加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转换，发展中经济体利用金融危机实现“弯道超车”。以 PPP 衡量，2008~2009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比重下滑 2.5%；以市场汇率计算，2009~2010 年发达经济体占比下滑 3%，金融危机这两年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占比下降最快的两年。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七年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进入转折点。这种复苏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向比较稳定的增长，美国和欧元区的就业、通胀等宏观经济指标趋好，发达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的力度在恢复，贸易增速明显；二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速略有下降，但是动能明显增强，尤其是中印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稳步上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复苏的基础仍然不够坚实，需要相关国家做出努力，维持向好发展态势。在所有经济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位居前列，中国经济迈入发展新常态之后，调整步伐和力度不减，对维护开放性世界经济的贡献逐步加大。而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虽日益明朗，但其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恢复带

^① 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人民出版社，2015。

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还需时日，美国经济短期内还难以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为中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机会。美国二战后建立的一套国际经济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面临着困境。发展中经济体已不再只依靠西方国家，不再盲目相信西方的这套经济发展理念，而是积极谋求其他途径。中国既要考虑发达国家建立的制度的优劣，更要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需要，创造性地设计新制度。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彼此要相互适应，合力寻找新的增长模式。中国既要提高消费、扩大内需，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也要加快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体制。对世界而言，除了发达国家，主要还是靠亚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后者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此而言，中国倡导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五通”工程，统筹两个“新常态”，实现共同发展。中国经济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后，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调整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同时发生转型，特别是国际转型，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将产生复杂的效应。

2. 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和行动》），正式拉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幕。“一带一路”被视作一项“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其战略目标是与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一带

^①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15，第24页。



“一带一路”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认为，“一带一路”规划对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构想，是一份类似于政府白皮书性质的文件，中国自己今后会不断完善它，同时也会与沿线各国“共商”来完善它。^①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相关措施陆续推出，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相继出台培育外贸竞争优势、国际产能合作和制造业强国战略等政策规划。2015年5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要求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主要内容包括深化贸易合作、拓展产业投资和优化周边经贸发展格局。^②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但其内容约为新文件内容的三分之一。与旧文件相比，新文件强调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等国际新形势，希望推动中国外贸实现“五个转变”。新文件强调加强贸易与产业结合，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构进程，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如果说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还是一个各部委落实具体任务意义上的办公指导意见，那么2015年的这份文件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外贸新优势的一种中期规划。

产业层面的推进举措进一步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向外的国际产能合作，二是向内的产业创新。2015年5月16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则着眼于发展中经济体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状，认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推动我国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提升，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构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意见认为近期的产能转移主要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采用贸易、承包工程和投资等多种方式进行。^③5月19

^① 参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网上直播文字记录稿，2015年4月10日，http://www.china.com/zhibo/2015-04/10/content_35278837.htm。

^②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5月12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2/content_9735.htm。

^③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5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6/c_1115304415.htm。

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文件，认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规划认为，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逐步化解过剩产能，其中包括钢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纺织等产业；另一方面，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文件“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其首要方向仍然是周边国家。^①

无论是“一带一路”文件，还是国务院近期推出的外贸、国际产能合作和制造业强国战略等政策规划，都在关注怎么推进相关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例如，“一带一路”在拓展相互投资领域纳入了农业、海洋、能源、矿产资源等行业，在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方面则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商务部在解读国务院的外贸文件时指出，鼓励电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投资，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企业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的沿线国家设厂。^② 国际产能合作文件则列举了 12 个重点行业，分别是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国家发改委将“产能合作”解释“产业的输出”加上“能力的输出”，具体而言则是把“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能力”。^③ 2015 年 10 月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要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④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新华网，2015 年 5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5/19/c_127817932.htm。

^② 《商务部召开〈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专题》，2015 年 5 月 29 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529/114922301195.shtml>。

^③ 《发展改革委介绍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意见〉有关情况》，2015 年 5 月 20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5/20/content_2865242.htm。

^④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第 38~40 页。